

左
氏
條
貫

魯定公
元年春王

左氏條貫卷四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叅訂
典懷鞠

魯

公羊子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子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

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定公元年

叔孫成子

叔孫姬之子

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

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

哭臨之所

而哭叔孫請

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

而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

二子始謀逐季氏

實

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

定公名

主社稷則羣臣之願

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

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

成子名

以告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無怨于季氏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爲仇。行可也。若羈也。則君公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魯羣公氏將溝焉。使不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

孔子之爲司寇也

在定公十年後

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

子禱于煬公

伯禽子

九月立煬宮

穀梁子曰。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

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于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母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

穀梁子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

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

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

以瑱璠君所佩玉歛仲梁懷季氏家臣弗與曰以玉改步陽虎欲

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

子行東野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

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

誣逐公父歆文伯及秦遄平子姑壻皆奔齊定公六年二月公侵

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

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虎欲逐三桓故使得罪于衛

舍于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

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

昭兆。

實通

定之。盤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

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

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嬖之子。唯周公康叔

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

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

季孫斯仲孫
忌師師則難

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桓三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蒙，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公羊子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訊二名二名非禮也。

定公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定公八年公侵齊

門于陽州士皆坐列

無剛志

曰顏高之弓六鈞

一百八十斤

皆

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

與一人俱斃偃

顏高擊作在地

且射子鉏中頰墮顏息射人中

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

兄會乃呼曰猛也殿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

戰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

毀郭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

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猛逐之顧

而無繼僞顧

僞止

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

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季寤桓子、公鉏極

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

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

寤更季氏、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武叔已更孟氏、懿子冬十

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禘公、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

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

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

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衛桓子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

昨也齊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

臣聞命後也賤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

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

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圜人之壯者三百人

以爲公期孟氏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

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

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

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

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

大玉寶錄
弓

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處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季辨邇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公羊子曰盜者執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鑽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

之出也。御之于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免。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獄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賦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旣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

白弓繡質龜青純。

定公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蕃。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

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

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部，盡借邑人之車，鏃也。

其軸麻約，縛刻處使，而歸之。載葱靈，車有障蔽者，寢于其中。

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

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景公于祝

其寔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

退。使公避其鋒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偏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
不然齊侯聞之遣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
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
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
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吾子何不聞
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
樂鐘磬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
也不成禮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于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之田

夏公會齊侯
于夾谷公至
自夾谷

穀梁子曰。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邊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

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誰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夾谷之會見之矣。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

州公若藐

叔孫氏族

固諫曰不可。

成

子立之而卒。公南

武叔黨

使賊射之。

射不能殺

公南爲馬

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

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

以告。必觀之。吾僞固

愚不

而授之末。

劍鋒

則可殺也。使

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

叔懿子聞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
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
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我聞有叔孫
命句
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
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
與郈人爲之宣言于郈中。詐爲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郈易于
齊。齊人將遷郈氏。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
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
人欲以此徧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

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命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

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也。

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詐為犯射，郕人侯犯止之。

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

出一門，郕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

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識也。吾

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止

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致其名簿。定公十年仲由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郕成。于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

左氏條貫 卷四 魯 十一

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
賈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不狃輒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爰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公羊子曰曷為帥師墮郟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夫禮死生存亡之禮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
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
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
曰、賜不幸言而申、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名火、火踰公宮、桓僖桓公僖公廟、災救火者皆曰、願、
府庫南宮、徹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芘女而不

四年六月辛
丑歲社災

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

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

濟濡帷幕鬱攸火氣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竣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伯至命校

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

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

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水也于是乎去表之彙去近

積火彙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秋季孫

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勿從南孺子桓之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

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

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

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

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正常桓哀子幸臣。公

七年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

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亦晉大夫

范鞅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

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

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太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異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大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詔曰：國君道長，表大子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服，禮委冠委以治周禮。仲雍闕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郢，以吳爲無能爲也。

哀公十一年

春齊爲郟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

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守國

二子叔孫孟孫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力不能使二子求曰居封

疆之間竟內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

出一子季孫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不戰也非魯人臣不也魯

之犂室都邑之家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

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

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侯

于黨氏之溝武叔叔孫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

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

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

洩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邲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

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

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

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孺子洩從之。公叔務人公為見保者而

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

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

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

從之師入齊軍

冉求之師

右師奔齊人從之陳謹陳莊

齊大夫

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

不狃

魯士

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

冉求所得

齊人不能師宵

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

我不如顏羽而賢子邴洩

二子與孟孺子同車

子羽銳敏我不欲

戰而能默

以不言奔

洩曰驅之

也奔

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

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

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

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哀公十二年春王

正月用田賦。

丘賦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以爲未足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曰田賦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也。重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乃不尋盟。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
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年十四。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
祥。以賜虜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
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
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曷爲爲獲麟大之。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復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
日。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
敢不言。昭公十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生魯襄二十二年卒時七十三
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筑筑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法也子貢曰。君其不
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
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

天子稱一人君兩失之。

哀公十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

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

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高柴曰

鄧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

死也。哀公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

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入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

繁乎。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鬻

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可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犬子國人始惡之哀公二十五年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不臣之言甚多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上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斝也示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

夫始有惡

哀公二十七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左氏條貫卷四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五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參訂

鄭

隱公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犬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三丈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也。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過百非

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鄆。夫人將啓之。爲內應。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二百
乘約萬五千人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郟公伐諸
郟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郟段不弟
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
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
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元年夏五月
鄭伯克段于
鄆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穀梁子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

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公羊子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言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鄭共叔之亂。即叔段公叔滑。公叔段之子出奔衛。衛人爲之伐。

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請師于邾。邾子

使私于公子豫

魯大夫

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

盟于翼

邾地名

不書非公命也

隱公五年

鄭人侵衛牧以報

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

軍其前

攻其前也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

軍而不虞制人

鄭北制之人曼伯子元之軍也

六月鄭二公子

曼伯子元

以

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隱公

夏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

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

逆婦

而後祖

告廟

鍼子曰是

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隱公九年

北戎侵

鄭伯禦之。患我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
笑曰：使勇而無剛者，將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伏兵以待
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
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
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腹背受敵。戎師
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隱公十年夏，公會鄭伯于郝。
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犬宮。公孫閱
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鞞以走。子都公孫閱拔棘，戟也。以
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蜚弧、名旗以先登于都。

自下射之顛、陸死、瑕叔盈、亦鄭大夫、又以蜚弧登周廡而呼曰、

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

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

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奉許叔、莊公弟、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

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

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叔、不能和協、而使徇其

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

民也。吾將使獲。

公孫獲

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

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
有詩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
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服而
况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
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
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
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神農之後之胤。
也。天而旣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

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

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

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人百出。殺行。十二

人。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

而詛之。將何益矣。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

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

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

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

鄭大夫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夫子忽。大夫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夫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夫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鄭伯。

桓公十一年夏，鄭莊公

鄭昭公

鄭厲公

卒初祭

封人

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

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子于鄭莊公曰雍姑生厲

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

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

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桓公十年祭五年

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

雍糾妻

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

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

謂其父

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

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

亥昭公入。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桓公十七

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

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

知所惡矣公子達魯大夫曰高伯其爲僂乎復惡已甚矣。

桓公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

戌齊人殺子亶而轅車裂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

立之。祭公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

以知免仲曰信也。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

獲傅瑕

鄭大夫

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

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

子儀

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

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

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

妖由人興也人無業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

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

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

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

納我之言

入又不念

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

鄭文公

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莊公十

六年鄭伯自櫟入緩于告楚秋楚伐鄭及櫟爲

不禮故也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則

強鉏

皆祭仲黨

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

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

強鉏不能衛其足

莊公二

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

曰代無日侵。輕曰襲。

閔公二年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

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僖公七年

春，齊人伐鄭。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

下亦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

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

塗之語也。初，申侯申出也。

姊妹之子爲出

有寵于楚文王。文王

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

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僖公二十二年

冬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姜氏勞楚

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

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戊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

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邊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

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文芊女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

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

不遂霸也。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

剋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
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文公十七年

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

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

通訊問之官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

宣多與石甲父立穆公恃寵作亂

寡君

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

難少

侯宣多而隨蔡

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

子家名

佐寡君之嫡夷

各天子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以燕勅成也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

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

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獲以過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不擇鹿小國之事大國

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銍疾走而走險急何能

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儵唯執事命
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
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
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
質焉冬十月鄭犬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宣公三年冬鄭穆

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
伯儵南燕祖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

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
而有子將不信敢微蘭平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

公報鄭子

文公叔
父子儀

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

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蔡之間又

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又娶于

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

鄭大
夫

惡瑕文公亦惡

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石癸

亦鄭
大夫

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

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

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

官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

以生也。刈蘭而卒。

宣公四年

楚人獻鼈于鄭靈公。公子宋

子與子家

歸生

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

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

家以告，及食，大夫餽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

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

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

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無禦亂之權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無道也。稱

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

穆公庶子去疾

辭曰：以賢則去疾不

是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公子堅

襄公將去穆氏。

逐群

兄弟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

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宣公十二年

楚

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哭于廟

且巷出車。

遷以避之

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

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

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

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

左氏條貫

卷五 鄭

十一

福于厲宣桓武。

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桓公武公鄭之始祖

不泯其社稷使

改事君夷于九縣。

楚滅九國皆爲縣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

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也。望也乎退

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

鄭伯弟出質。

成公六年鄭

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

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成公九年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

交使在其間，可也。

襄公二年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共誰昵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襄公八年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僂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蟠子展欲待晉。

待晉

子駟曰。

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能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二年會鷄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刑丘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智堃士荀偃韓起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彘屠士魴魏絳趙武將速歸。何患焉。會之間。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仗信。

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子駟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燧。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馮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

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襄公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

荀躒士匄門于鄭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

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卯

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

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告圍鄭鄭人恐乃行

成中行獻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蕪子蟬、公孫舍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子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楚子伐鄭

以與晉成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崎曰與大國盟

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襄公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

止獲。

獲因

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

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于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

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
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子駟不徹
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
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
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驩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
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
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襄公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

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使疆場之司惡于宋

使使宋向戌侵鄭

大獲子展曰師

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

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

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

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

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

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

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

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

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蒞年

不救荒災毋

壘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

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

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

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姬姓薛任姓

十二國實十三國言十二誤

之祖明神殲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九月

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奐如楚告將服于

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

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

使人也十二月會于蕭魚救襄公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

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

三子之父皆尉氏所以馬四十乘與師夜師慧三月公殺故納賂以求餘盜

孫黑子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翻司齊與之良

司城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醜之三人

也堵女父尉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棺曰朝也慧

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

人豈其以千乘之棺子產易淫樂之賸必無人焉故也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襄公十年鄭子孔公子欲去諸

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楚令尹子庚

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

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殺卽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蟠伯有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

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再宿于

城下而還涉于魚鼈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

盡晉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

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襄公十年鄭子孔

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十年

尉止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

言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于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

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革父子孔宋子之

子也。士子孔。

子良父。

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

次也。

宋子而

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

士子孔卒。司徒孔。

卽子孔。

實相子革子良之家。三室如一。

故及于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

卽鄭丹。

爲右尹。鄭人使

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襄公二十二年。

晉人徵朝

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

寡君于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

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

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

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
是。以。不。敢。携。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
君。以。觀。籛。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
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
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
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渙。梁。之。明。年。
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燔。
焉。問。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
間。無。歲。不。勝。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敵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九月。鄭公孫黑肱子石黑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子石黑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

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畏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

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奪人我以生子象有齒以焚

其身斯也。宣子說乃輕幣。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

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蹀致楚師。求

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犬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

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犬叔曰：不然。部婁無

松栢。

喻小異于大

二子

張骼輔蹀

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

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皆踞轉。

箕踞衣裳

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曹于藥而曹

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即射犬同乘兄弟也胡

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

亟性急不受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

問降階降下之道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驪然明曰

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

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

程鄭其有亡憂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襄公二十

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陳侯扶其大子偃帥奔墓。邲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縶，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卽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庸以元女大姬

武王長女

配胡公

關父子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陳桓公鮑

之亂蔡人欲立

其出

桓公子厲公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桓公弟

而立之蔡人殺

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

俱厲公子

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成公

靈公子

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

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徃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

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

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千里列國一同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
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
我先君武莊武公為平桓鄉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
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
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
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蒺之西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暴動也于勇。嗇貪也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左氏條貫卷五

男官賀校字